

中 国 大 陆 首 部 系 统 研 究 身 体 传 播 的 专 著



BODY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赵建国
◎ 著



身 体 交 流、交 往 和 传 播 的 物 质 基 础：身 体 的 交 流 系 统

身体是最综合的传播媒体、有机活媒体／动作、表情和语言有机结合才可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身体

传播

DY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赵建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传播 / 赵建国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201-2684-7

I. ①身… II. ①赵…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149 号

身体传播

著 者 / 赵建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曹长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7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684-7

定 价 / 7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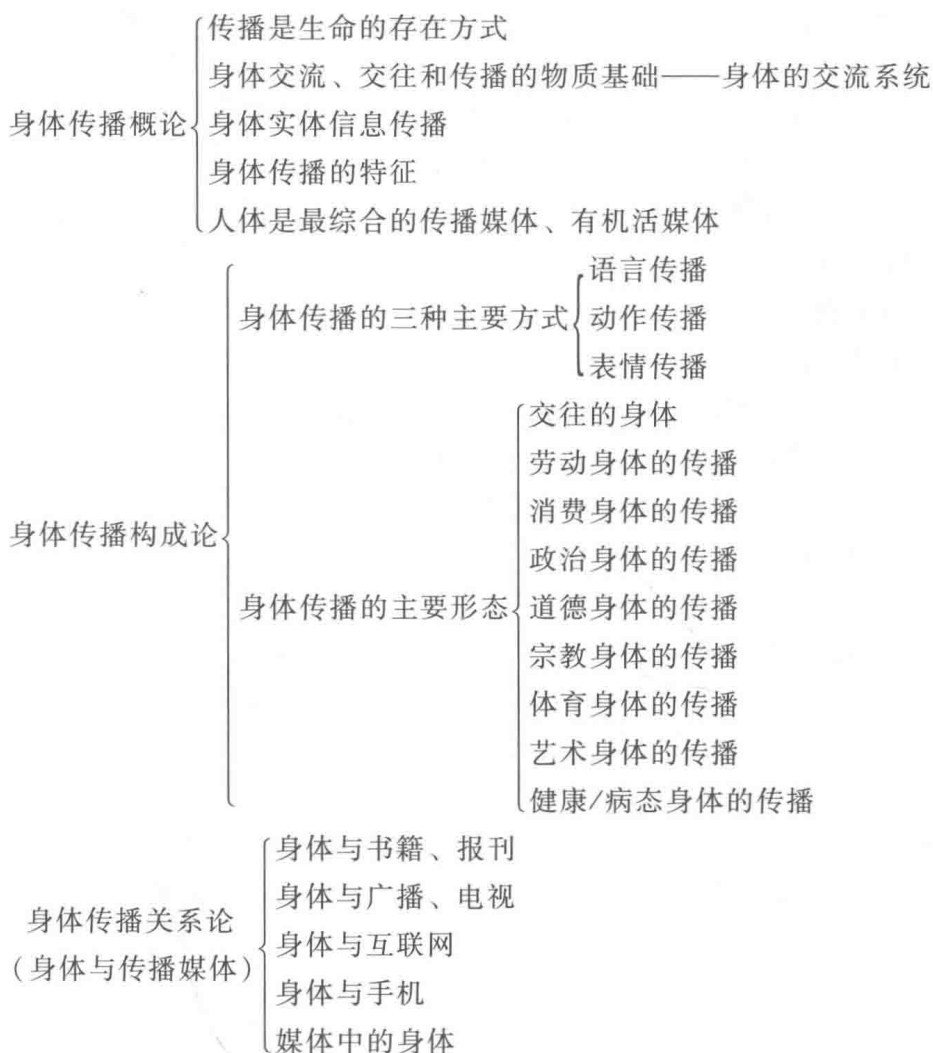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O

导 读

把握理论框架对于从整体上理解一本理论著作很有必要。本书初步构筑了身体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三大部分：身体传播概论、身体传播构成论、身体传播关系论。这三大部分的具体内容如下。



读学术著作就要找其中有理论价值、有启发意义的原创之处，本书有新意的观点和见解如下。

学界的“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身体转向有明显的传播意涵。

“身”与“体”在汉语言文字中具有本体地位。

传播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传播学研究需要回到身体这个原点。

人体是天然的、最高级的、最综合的传播媒体，人全面具备“传播五要素”。人是有机活媒体、移动媒体，人作为传播媒体具有能动性。人体是综合的文化载体和导体。身体与媒介同一，交流、交往和传播永远不能把身体排除在外。传播学者普遍忽略了人体这个最天然、最高级和最重要的媒体。传播一直被身体所限定，人的感知、传播方式决定了他（她）的存在方式。

从身体交往、交流角度阐释性爱，可以发现性活动也是交往和传播。

身体美只能通过身体来展示和传播，身体美具有交往性。

人的一生都在用身体“叙事”或者“讲故事”，这是真正意义的身体叙事。其实，用“叙”和“讲”都是不准确的，身体在“做”、在“行”，事都是做出来的、干出来的，而不是叙出来的、讲出来的。身体叙事本是身体传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为了研究和理论开拓的需要，笔者提出了如下新术语。

如果从社会功能和综合功能（包括生理功能）角度看，身体还有一个系统，这就是交流系统。人体交流系统的高度发达，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特征。

笔者提出了“身体接触式传播”这一术语。身体接触式传播是指身体与实体信息源的直接接触，而非与传播媒体的接触并在与传播媒体接触中获得符码信息。显然，触觉信息来源于身体接触式传播过程中。没有身体接触式传播，触觉信息就无从谈起。

理论著作最好具有关注现实的品格，关注现实问题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动力。比如，笔者提出“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最严重干扰者”，并建议“加强手机使用的综合社会管理应提上议事日程”。

目 录

引 论 身体传播研究现状述评	1
第一节 “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	1
第二节 身体转向及其传播意涵	6
第三节 信息-传播转向的深刻根源和广泛影响	12
第四节 传播学缺乏对身体持续而明确的聚焦	14
第一章 关于身体及其传播的发散性思考	17
第一节 与身体相关的几个概念与观念	17
第二节 身体：最大牺牲和最终惩罚的承受者	28
第三节 汉语语言语汇中的身体和身体传播	30
第二章 身体传播概论	37
第一节 身体能够传播吗	37
第二节 身体交流、交往和传播的物质基础：身体的交流系统	41
第三节 社会传播的具身性	71
第四节 身体传播的特征	75
第五节 身体是最综合的传播媒体、有机活媒体	79
第六节 身体的几种特殊传播方式	86
第三章 实体信息与实体传播视野下的身体	92
第一节 身体实体信息及其传播	92
第二节 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	100

第三节	以身体为依托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活动	117
第四节	以身体为唯一和最后手段的抗争和传播方式	124
第五节	身体告别人世的方式是向世界的最后宣示	127
第六节	死去身体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131
第七节	从身体交往、交流角度阐释性爱	141
第八节	身体美的传播	153
第四章	身体传播的三种主要方式：语言、动作、 表情传播	164
第一节	身体的语言传播	164
第二节	动作传播	168
第三节	表情传播	186
第四节	动作、表情和语言有机结合才可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198
第五章	身体传播的主要形态	200
第一节	综论	200
第二节	交往的身体	211
第三节	劳动身体的传播	236
第四节	消费身体和商品身体的传播	245
第五节	政治身体的传播	249
第六节	道德身体的传播	254
第七节	宗教身体的传播	257
第八节	体育身体的传播	262
第九节	艺术身体的传播	266
第十节	健康身体和病态身体的传播	277
第六章	身体与传播媒体的关系	284
第一节	传播媒体与身体	284
第二节	媒体中的身体	303
第三节	身体叙事	307

代结语 身体、身体传播与“人化的人”	318
第一节 关于“人化的人”	318
第二节 身体的“人化”及其未来	323
第三节 “人化的人”之未来	331
后 记	336
附 录	338

引 论 身体传播研究现状述评

第一节 “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 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

一 “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

学术转向就是众多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学界，特别是哲学界通常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第二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转向 20 世纪的语言学哲学，即“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古希腊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哲学家试图找到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恒定本质。他们提问的话语方式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进入近代以后，哲学研究的主题变成了认识论。哲学家开始反思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提问的话语方式转换为：“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正如恩格斯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前者回答“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后者回答“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

从 20 世纪开始，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的意义、结构等问题取代了认识论的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分析哲学、符号学等成

① [德]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219 页。

为这种转向的主要收获。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的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话语的结构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而成为中心话题。人们更加注重意义的建构方式以及意义的获得方式。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和交流；语言学转向之后，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这就是从独白到对话，从本质论到建构论。

然而，在不少学者看来，现在正经历着另一种转向。

从学理上说，“读图时代”的到来，可以采用一种转型的表述，那就是我们当下的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告别“语言学转向”，进入到一个“图像转向”的新的时期^①。

1992 - 1994 年，美国学者米歇尔（W. J. T. Mitchell）和瑞士学者博姆（Gottfried Boehm）几乎同时提出了“图像转向”这一术语。前者所用的术语是“the pictorial turn”，后者所用的术语是“ikonische wendung”。“图像转向”后来又被学者们概括为“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②。在这些学者之前，海德格尔在把语言看作人类的财富的同时，强调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语言和图像转向属于同一文化潮流和趋势，“图像转向”并未取代（“告别”）“语言学转向”。率先提出这一转向的美国学者米歇尔甚至认为，“语言学转向”就已经隐含了某种“图像转向”的思想渊源，即是说，“语言学转向”中实际上隐含着“图像转向”的潜能。他写道：

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之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种种形式早期可追溯到皮尔斯的符号学，后期可追溯到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艺术语言”，两者都探讨了构成非语言符号系统之基础的惯例和符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并不从如下假定出发，即语言乃是意义的范式。在欧洲，人们可以把这一变化和现象学关于想象和视觉经验的研究等同起来，或把它与德里达的“语法学”等同起来，后者通过把注意力转向书写可见的物质性痕迹而将语言的“语

①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 年第 6 期，第 140 页。

② 参见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 1994; Nicholas Mirzoeff,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音中心论”模式去中心化了；或者，还可以把这一转变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大众文化以及视觉媒介的研究等同起来，或者与福柯所坚持的权力/知识历史和理论等同起来，这一历史和理论揭示了话语的和“视觉的”、可见的和可说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裂隙，这种裂隙乃是现代性的“视觉政体”中的关键所在^①。

中国学者周宪认为：

米歇尔的论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历来把语言活动视为心智活动的最高形式，是理性的活动；相反，视觉图像和视觉感知则是一种对观念进行阐释的次等形式，是低一等和靠不住的。因此，“图像转向”实际上就是在向“语言学转向”提出挑战，它深刻地动摇了语言（尤其是言语）的霸权地位^②。

时至今日，图像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甚至欲占据主导地位，所谓“读图时代”就是对这一动向的概括。瓦尔特·本雅明曾引用过的这句话当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未来社会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懂摄影的人。”图像转向并未完结，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二 “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

“图像转向”有现实依据，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笔者认为仅仅看到这两种转向还不够，还应当挖掘这两种转向的共同动因。所谓“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其实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因为语言和图像的本质都是记录、对话和交流，语言、图像都是信息、都是传播，都是信息和传播的方式或内容。周宪在谈到“语言学转向”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语言学转向”发生在18世纪的德国，海曼、赫尔德尔、洪堡就是这一转向的先驱。20世纪又经历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发展，一直到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形成了一条线索明晰

① 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11 - 12.

②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第142页。

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的核心在于强调语言的世界开启层面，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而非认知功能^①。

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交往。如果说语言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而非认知功能”，那么在笔者看来，“图像转向”肯定同时强调图像的传播功能和认知功能。海德格尔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指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②“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标志着现代之本质。这是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的独特认识，也是他对图像引起的人们思维方式变化的哲学概括。正如周宪所言，“比较而言，图像比语言更有效和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当代视觉文化中各种复杂的图像或影像形式的爆炸性发展，必然对当代人的主体性、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③。显然，没有图像的传播就很难谈得上“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当代视觉文化中各种复杂的图像或影像形式的爆炸性发展”，当然是指图像或影像的大规模、普遍性传播。据此，我们可以把“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统一概括为“信息－传播转向”。也就是说，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到“语言学的转向”并未彻底完成，“图像转向”完成之后才算最后完成，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哲学”或“互联网思维”达成之后才算最后完成。仅仅分别看到“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还不够，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更缺乏整体观念和联系思维。

其实，国外已经有学者发现了哲学的信息转向趋势。当代信息哲学的问世，提出“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的初衷就是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美国特拉华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亚当斯（Fred Adams）教授甚至认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信息论引起哲学问题，哲学已经开始了信息转向。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斯诺克科维奇（Gordana Dodig-Cmkovic）也提出科学哲学的范式向信息哲学转移的趋势。弗洛里迪不仅

①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注释 13，《文学评论》2005 年第 6 期，第 144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见孙国兴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 899 页。

③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 年第 6 期，第 142 页。

提出哲学的“信息转向”，而且还大胆地预言信息哲学可能成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①。笔者还要补充说，信息转向与传播转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信息需要传播，传播的内容只能是信息，信息与传播二位一体。

还要明确，哲学的“图像转向”是现时世界图像传播越来越强势引起的，是哲学的与时俱进，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倒在其次。显然，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哲学关注的极其重要的对象。由此看来，哲学家研究信息学、传播学和信息学者、传播学者以哲学思维方式看待信息与传播问题，是这种转向所需，也是学科交融所需。

其实，哲学的两次转向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体论关注世界是怎样的，认识论关注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能，语言学和图像转向关注人是通过何种方式认识和描述（传播）世界，以及这种认识和描述是否准确。具体说就是，人是通过语言和图像来认识和描述世界的，语言和图像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描述世界，但语言和图像在认识和描述世界时也有其局限性。不难理解，语言和图像这一“信息－传播转向”是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继承和深化，因为认识世界需要信息和传播。

随着图像的大量传播，有人对世界的现实感产生了怀疑。美国学者詹姆逊说：“不管对柏拉图的解读是怎样的，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正是具有这种特色。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类像。所以，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②从文化上来说，文化正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何以会“没有任何现实感”呢？现实从物质世界开始，如果有结束也只能在物质世界中结束。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能离开物质吗？我们不能在滚滚而来的图像面前丧失理性思维，不能割断图像世界与真实现实世界的源和流的关系。从本源意义上说，世界本来就是由实体的、具体的物象构成的。物象就是客观事物及其形象，它有质量、形状、颜色、声音、气味，因而是具体可感的。语言和文字的发明是为了描述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象世界，图像的发明和传播也是为了描述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象世界。

① 参阅刘钢《哲学的“信息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22页。

② 〔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200页。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语言哲学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思想被概括为图像论。图像论是基于世界是实体而存在的，世界的实体是图像存在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图像是实在的一个模型”，“图像即是一个事实”。“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意义。”

第二节 身体转向及其传播意涵

语言、图像与身体密切相关。图像已经蕴含了身体，而身体则承载着语言，也构成大部分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向语言转向、向图像转向和向身体转向，都是向传播的转向。

一 身体转向

差不多于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同时，在思想和哲学领域还出现了身体转向，它首先发生在西方。在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以及哲学研究开始大量出现“身体”这个话题。在西方，作为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突围的“身体”话语的凸显或身体转向，可谓哲学现代性转向的重要标志。克里斯·希林（Chris Sc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中指出：“身体已经进入了学术分析的核心，反映出它在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重要意涵。”^① 他还说：“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

在学界，已经形成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body），身体社会学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身体是人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对身体的许多研究也可以归入人学。

（一）西方身体与理性相分离的哲学传统

形而上学从来就不愿将身体看成人的本体和本质，因为身体是动物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东西。人要摆脱自身的兽性，就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性排斥自身的兽性基础——身体。

① [英]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康译，2010，新版序第 5 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前 427 - 前 347）断言：“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①“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灵魂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②既然本体论和认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主流话语，排斥身体就成为必然。

后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 - 1650）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一书中有令人惊讶的一段话：“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脸、手、胳膊，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这架机器，我曾称之为身体。”笛卡尔又继续写道：“除此而外，我还曾认为我吃饭、走路、感觉、思维，并且我把我所有这些行动都归到灵魂上去。”^③笛卡尔的足迹遍布欧洲，尽管作为一名旅行者，他随时随地都因身体疲惫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起居习惯与生活方式等，但他在提升思想的同时贬低了身体。“认为思考能力与身体器官密不可分，以至于离开身体器官就无法思考，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思考能力绝非身体器官的产物。”^④“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⑤笛卡尔的这种说法几乎到了无视事实的地步。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 - 1831）的《精神现象学》，在开篇序言中向人们解释了人的意识是怎样同动物断然分离的。黑格尔对这种分离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它是“知性〔理解〕的力量和工作，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和最伟大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⑥。人和动物一样有身体，但人的意识让身体学会了克制，意识的产生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克制身体，以身体的克制作为基础和代价的。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身体的指责和嘲笑，有时来自道德伦理，有时来自真理知识。身体受到哲学和宗教的双重磨难。宗教尤其是教会和修道院的历史就是压抑身体的历史。

①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 15 - 17 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第 375 页。

③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第 24 页。

④ 转引自〔法〕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第 79 页。

⑤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第 26 页。

⑥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 23 页。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或者将人看成是智慧的存在（柏拉图），或者将人看成信仰的存在（基督教），或者将人看成理性的存在（启蒙哲学），这一切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人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形而上学对人的定义，“这个定义支撑着全部的西方历史，它的起源迄今尚未被理解”^①。

但探索真理、接近知识是无法排除肉体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避开身体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思维是身体的机能，身体是思维之起点，正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言：“即身而道在。”

（二）西方哲学身体转向的主要代表人物

19 世纪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保尔·昂利·霍尔巴赫（Heinrich Diefrich, 1723 - 1789）突破了身体与理性相分离的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当我的身体向前走的时候，我的灵魂并不是仍然留在后面的；可见灵魂具有一种与我的身体完全相同的性质，一种为物质所特具的性质，因为它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移动的。……灵魂完全服从身体的运动，没有身体，灵魂就是僵死的。”

霍尔巴赫还说：“灵魂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抽象才能把它与身体分开，灵魂本来就是身体，……这个灵魂也不得不和身体一样，承受同样的变化；它和身体一同诞生，一同发展；像身体一样，它也要经过一种幼稚的、软弱的、无经验的状态；它和身体以同样的进度成长、壮大；这时候它才变得能够发挥某些作用，才拥有理性，才显示出或多或少的精神、判断力和能动性。它也和身体一样，受到影响它的各种外界原因使它承受的种种变迁；它分享着身体的苦乐；身体健康时它也健康；身体为疾病所侵时它也患病；它也和身体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气压、季节变化、下肚的食物影响；最后我们也无法不承认，在某些时期，它也表现出麻痹、衰老和死亡的明显征象。”^② 他把灵魂与身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19 - 20 世纪有两个重要的身体学说：一是尼采和福柯根本不想调和身

①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 年第 1 期，第 39 页。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vol. 3&4, Harper, 1991, p. 217.

② 以上两段引文均出自〔法〕霍尔巴赫《自然体系》，I. 7，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第 223 - 224 页。